

酷吏列传之

酷吏列传之 亭长小武

怎样在动荡变乱的时代做一个强势长官？
历史中的官场潜规则，现实中的为官之鉴



史杰鹏 著

王蒙、李敬泽、冯唐、孟宪实
吴思、陈凯歌、陆川、王小帅 等

数十名学者、作家、
导演特别撰文推荐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史杰鹏 著

酷吏列传之 亭长小武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亭长小武/史杰鹏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

2010.4

ISBN 978-7-5399-3730-4

I. ①亭… II. ①史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63909 号

亭长小武

著 者:史杰鹏

责任编辑:刘 霁

特约编辑:孙 勇

封面设计:星银河书装

出版发行: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集团网址: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: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×1092 1/16

字 数:400 千字

印 张:24.5

版 次:201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399-3730-4

定 价:38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书斋冷处剧无聊，
拙笔相将绘汉朝。
循吏不书书酷吏，
为寻戾气振寒宵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经年为亭吏	奉券入县廷		(001)
第 二 章	悉心廉疑狱	微伺见真形		(012)
第 三 章	伧夫任都尉	群盗集江汀		(029)
第 四 章	矫诏征都卒	赣水血气腥		(048)
第 五 章	岂意丞相怒	逃死正屏营		(064)
第 六 章	亭舍风物丽	绝壁强谪惊		(085)
第 七 章	长安聚疑氛	广陵多纷争		(106)
第 八 章	无计聊伏辜	寂寞感深情		(124)
第 九 章	商贾啖爵禄	奸凶戮冠纓		(149)
第 十 章	渭水西风冷	椒房暗泪零		(163)
第 十 一 章	诂料君王幸	赠爵赐荣名		(174)
第 十 二 章	绣衣杖金斧	春风驰广陵		(184)
第 十 三 章	楚国逢劫盗	数语输款诚		(199)
第 十 四 章	广陵柳如线	使君剑似冰		(211)
第 十 五 章	对坐语时变	青庐饮欢醒		(226)
第 十 六 章	怀银夸父母	喋血卧榻枰		(239)
第 十 七 章	有檄征回朝	京兆治狡狴		(250)
第 十 八 章	一战翦群丑	坐法拘囹圄		(264)
第 十 九 章	有诏公卿议	中廷折众蠅		(282)
第 二 十 章	应喜闻赦令	堪怜失丽卿		(302)
第 二 十 一 章	搥血报忿怒	弗忍忆薤英		(312)
第 二 十 二 章	天子常寝疾	储君日忧瘳		(320)
第 二 十 三 章	邮驿截奸策	戾园愤发兵		(335)
第 二 十 四 章	惜乎军不利	拭恨蹶坎塍		(358)

平民的奋斗——我为什么要写《亭长小武》		(376)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	-------

初版后记		(382)
------	-------	-------

再版后记		(384)
------	-------	-------

附录(西汉疆域示意图、金字塔形人物关系图、西汉官职制度简表、西汉二十等爵制表、西汉秩俸等级表、俸禄今制、度量衡简介、币制简介)	
---	--

第一章

经年为亭吏 奉养入县廷



小武是南昌县青云里的亭长，自小拜同里的退休老吏李顺为师，学习法律条文。三年过去，水平很高了。李顺也很赏识他，想以自己的老面子，推荐他到南昌县当个狱吏，比如狱史、令史、小史什么的。但是不巧，所有职位都满员。县令王德碍于李顺的面子，也禁不住李顺一个劲地夸奖小武的才能，就让他先在青云里担任亭长。

亭长这个官职，在有勇力者看来，是一个好差使，任务就是监察整个青云里的各种不法活动，间或迎送过往的邮吏、戍卒，并不需要涉足行政上的烦琐事物，比如登记户口、征收赋税之类。本朝的高祖皇帝就是从亭长干起，通过交接群豪，逐渐发展壮大，最后夺得天下的。做亭长的任务只是日日在闾阎巡行，如果发现哪个健壮的男子四处游逛，不事生产，就要严加盘问，甚至可以马上收捕。小武还有两个职位分别称为“求盗”和“亭父”的副手。顾名思义，“求盗”就是协助小武捕人的；至于“亭父”，一般用来使唤打杂。捕人这种活可不是好干的，得自身孔武有力才行，否则对方根本不会把你放在眼里，理所当然要拔剑反击。小武是个懦弱的人，因为他本身生得秀气，闾里的不良少年们也都公然藐视他，所以青云里的治安一向不大好。县令对小武非常不满意，李顺也很忧虑，当然他并不认为自己看错了人，他知道小武的特长不在于逐捕盗贼。不过王德可不会管这些，总有一天他会派人把李顺叫去，宣布褫夺小武的职位。一旦职务真的被免，就意味着小武丧失了那份微薄的俸禄，不得不同其他人一样下地耕种了。小武对此自然也有清醒认识，他很着急，然而无计可施。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，有一个考察他的机会来了。

原来这时南昌县发生了一起凶杀案。受害人是个女性，地位很低，是一户人家的婢妾。而且她本人不过是受了伤，并没有丢掉性命。只不过这狱事发生在县廷附近，可谓明目张胆，县令十分震怒，如果狱事不能尽快破获，传到郡太守那里的话，他今年的考绩就完蛋了。他立即组织了一个察狱^①小组，总共四个老练狱

^① 相当于今天说破案。



吏，到处寻找蛛丝马迹。但是罪犯十分狡猾，现场除了一把刀和一枚契券，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证据。老吏们冒着酷暑，勤奋劳作了几十天，一无所获。受害人的主人家却是当地的一个大族，屡次叫人来县廷催问察狱结果，声言再没有消息，将制作文书上诉郡府甚至长安廷尉府。县令王德吓得满头是汗，他想起了当年县廷的察狱干吏李顺，急召他来商量对策。两人客套一番之后，王德提出，希望李顺出山，帮他一把。李顺为难地说：“在明廷^①面前，臣也不说假话，臣壮年时也比不上一常人，何况现在垂垂已老，体力不支，恐怕无能为力了。如果明廷不弃，臣倒可以推荐一个人，相信他不会辜负明廷的期望。”县令急道：“谁？如果能帮我察探出这起狱事，今年本县的考绩不负殿^②，我还有什么不可以报答的呢？”李顺道：“青云亭亭长沈武。”“他？”县令拉下脸来，“先生是在耍我吗？他连一个亭长的粗活都干不好，察狱这般缜密的事，怎么可能胜任？”

李顺叹了口气：“明廷怎么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，人各有其长，亦有所短。明廷不知吗？我大汉开国功臣陈平名节不修，而为高祖皇帝六出奇计，遂定天下。即如当年淮阴侯韩信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如果任以亭长，一样的会软弱不胜任^③。但是封坛拜将，指挥千军万马，却能驰骋疆场，斩帅擎旗，建立不世之功勋。臣这个学生沈武心思缜密，文法娴熟，又未必不是如此啊。”县令惊道：“先生休提反贼韩信——如果沈武真如先生所说，我倒可以试试。不过时间紧迫，我只能给他半月时间，如果能查获，定当请求郡府嘉奖。如果不能，他的亭长之职，我也不能替他保住了。青云里现在盗贼公行，实在很令我难堪啊。”

小武接到县廷传达的文书，暂时调用他任县廷贼曹^④令史^⑤，主察卫府剽劫案，不禁大喜。他匆匆赶到县廷，拜见王德，客套过后告别，立刻投入到紧张的察狱劳作中去。首先，他传唤了受害人，也就是那个名叫卫缀的婢妾。她身材中等，脸庞白皙，一看就知道是大族畜养的上等奴仆，不参加繁重体力劳动的。如果是干粗活的奴婢，则远没有这么光滑的脸蛋了。也难怪她的主人对其遇刺表现得那么愤怒而急切，乃至敢于对县廷长吏说那样具有威胁性的话。当然，这也因为现在朝廷为政稍微宽缓，如果上溯一百年前的秦朝，官吏权力通天，一个县令的威力足以让你破家，哪里还敢如此嚣张。

这真是上天给我的机会！小武坐在堂上，犹自做梦一般。好一会儿，他回过神来，语气凝重地诘问：“你叫卫缀？案发那天，怎么去了旗亭市场？”

卫缀怯怯地瞥了小武一眼，又垂下眼帘，说：“回令史君，主人差遣婢子去购

① 汉代对县令的尊称。

② 考核排名垫底。

③ 汉代考核官吏的术语，指不能胜任所掌职位。

④ 县廷掌管盗贼的具体负责部门。曹，相当于现在的科处。

⑤ 秦汉时的低级官吏，主要辅佐县令管理文书方面的事宜。

物，婢子哪敢不去呢？”

小武嗯了一声，不假声色：“可是我查阅过，那天市场停市。县廷出了文告，由于本县郊外蝗虫为灾，特地征召全县精壮黔首^①，全部赶赴田场杀灭蝗虫，乃至无法开市，这你难道不知吗？”

“令史君所言的确不虚。”卫绿似乎胸有成竹，“不过婢子当时也的确不知道这事，只是到了市场，才发现旗亭^②的大门紧闭，路面上一个人也没有。婢子只好提着一千二百钱回来了。”

“哦，”小武点了点头，“你被袭击的场景是怎样的？再复述一遍如何？”

卫绿登时脸色惨白，好像受了很大的惊吓，身子有点微微发抖：“回令史君，那天的事婢子简直不敢回忆，想起来真是太恐怖了。当天下着大雨，婢子孤身一人，走在县廷左边的小巷子里，路很难走，到处是泥泞。婢子左手撑着柄雨伞，右手提着那一千二百个铜钱，更加吃力了。才走过巷子不到一半的路程，突然感到有股巨大的力量向婢子背上一推，婢子吃不住，迅即往前扑倒，一头栽进泥泞里，就失去了知觉。过了好一会儿才醒过来，发现紧紧缠在手臂上的钱索不见了。婢子当时号啕大哭，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。令史君想想，一个做奴婢的，每月工钱也没几个，怎么赔得起呢？婢子当时边哭边大声尖叫，这时巷子旁边的门开了，一个小女孩走了出来。后来据说她的名字叫蒋琛。她看见了我，立即双手捂着脸，显出很惊恐的神色，随即尖叫起来。起初婢子想，可能是因为自己满脸泥泞，夹杂着血迹的狼狈样子吓坏了她。但是婢子接着发现她伸出一只手，指着婢子的背，含糊不清地吐出几个字：‘插——刀……插——刀……’婢子更是大惊失色，因为这时婢子才发觉自己背上剧痛，反手一摸，摸到一个刀柄，正插在婢子的右肩上。婢子想自己这次真要死定了，捏着那刀柄，不敢拔出来，心想要是一拔，就会死掉的，血会止不住。后来来了人，也来了医工，他帮我把刀拔出来，又用药敷住伤口。那刀大概长九寸，幸好没有插得很深，只进去了一半，否则婢子就不能在这里回令史君的话了。那天的场景真是很恐怖，婢子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啊！”

卫绿几乎是边哭边说这些话，但是，显然她的口才不错，语句完整连贯，没有任何窒碍的地方。小武暗暗赞叹：难怪主人如此宠爱她。换作是自己，也会对之怜惜的。不过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道：“你说背上受到很大的力量推耸，那自然是个大男子了。只是当时小巷子里那么安静，地上又泥泞难走，一个男子尾随你走了大半个巷子，肯定发出了不小的声响，为什么你竟然没有一点察觉呢？”

卫绿愣了愣：“那天下着不小的雨，婢子撑着油布伞，雨点打在上面，发出吧嗒吧嗒的声音。大概因此让婢子有些走神，没有从中辨认出自身后的脚步声吧。

① 秦汉时代对百姓的称呼。

② 指市楼。当时市场皆有楼阁，作为官吏观察、指挥集市的处所，因为上立有旗，故称旗亭。



再说那天虽然是清晨，可是天色晦暗，婢子心里也有点慌张，只顾急匆匆赶路，没太细心管后面了。”

“那你之前在街市上没有碰到一个人吗？”小武道。

卫绶道：“碰见过的，有几个老妇，但是都不认识。”

“哦，是这样。那么就是说没有熟人能证明你的行踪了。”小武沉吟了一下，“你有没有怀疑过，到底是谁可能这样暗算你呢？”

这个年轻的女子抬起头来，两眼泪光闪闪，迷茫地看着面前文弱清秀的小吏。

小武提醒她：“你平日是否有关系不那么好的人，比如别的婢女和你有过恩怨、争吵甚或相斗的；或者是否有和你存在利害关系的人，比如给你做过财物担保的；或者同里、相识，甚至以前的兄弟中有没有特别贫穷，看你现在地位特殊，一直在考虑谋夺你经手的财物的。你仔细想想，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？”

“没有，婢子平日一向小心谨慎，从不向主人争宠，和同侪的姊妹们都相处得很好。也从未有向别人借钱、购物赊欠之事，和庸保没有打过任何交道。我的兄弟们也都忠厚可靠，我看不出他们有任何谋劫我钱财的企图。”

小武心里隐隐有气，这是什么话，我所考虑的各个方面，都被她轻巧地一一荡开，难道她的品行就这么清白无瑕？再说，她否决起来几乎不假思索，未免也太快了吧。但是，她说得毫无窒碍，我也不好就此加以切责，只有再想其他办法了。

无奈之余，小武的手指神经质地案上敲动，发出噗噗的沉闷声响，两腿也由于急躁而有规律地上下抖动。谁都应该理解他此时的心情，这件狱事不破，他可真是没脸活下去了。老师李顺在县令面前那样地褒奖他，简直为他押上了一生的声誉，如果他这个号称老师最得意的门生的人，却在最需要他发挥才干的时候辜负了老师的期望，且不说他日后再也没法吃察狱这碗饭，光是这份羞辱就足以让人不忍偷生于世。

他神经质地抓住放在案上的凶器，那柄长约九寸、中脊突起的小刀，刀柄处是个铁环，上面有个凸起，是浇铸不匀所致。他百无聊赖地盯着这刀看了半天，脑子里没什么主意，目光随即游离了出去，定在刀旁那枚竹券上。这枚竹券长约一尺，上面刻满了参差不齐的牙齿，有点像市场买卖货物用的凭证。于是他心头一亮，问道：“这枚竹券是不是你的？”

“回令史君，这枚竹券不是婢子的。婢子当时晕倒醒来，它就落在婢子的身边，可能是凶手不小心遗落的。”卫绶这时泪光消失了，她的话语很坚定，没有了一直以来的哭腔。

“那好吧，今天先问到这里。”小武转过头来，对着旁边肃立的小吏和书胥发下命令：“你们先分头去市场，找那里的商人询问一下这枚竹券的用途，是哪个行业用的，到底值钱几何，回来向我报告。”

不知怎的，小武觉得整件狱事有点奇怪。事发当天，县府的胥吏们早早去各个乡里巡回宣告，而且各乡里精壮黔首全部出发，去郊田捕杀蝗虫。本县经常有蝗灾，今年又是蝗灾最严重的年份，如果不及时杀灭，不但无税粮上交，全县还得靠朝廷从他地运粮来救济，而今年的考绩，自然要远远落后于他县的了，很可能在整个郡垫底。所以即便如卫缀的主人这样的豪猾大族，也必须派出所有强壮的男子和奴仆，协助官吏的灭蝗计划。文书早就下达到他的府第，他们不可能不知道。而卫缀当天却提着一千二百多钱去市场购物，委实有点难以理解。他看着油灯下那些漫不经心的胥吏们，心情烦躁地说：“难道那枚竹券的线索果真一无用处？你们询问过市场的所有巨商大贾了？”

胥吏们本来很不把他当一回事，但是碍于县令王德起先的交代，要他们在察狱期间，完全听从这个小吏的命令，不能有丝毫的推诿，他们也只好假装恭敬。“我们的确问过所有的商贾。”其中一个胥吏说，“他们只说这枚竹券像是贩运缙帛这行当的物事。他们还细细数过券齿，有十一个之多，按照贩缙帛这行当的规矩，每齿折合一百八十钱，那么这枚竹券相当于一千九百八十钱的价值。这盗贼可真是损失大了。”

“损失什么？这当中其实大有问题。是的，有问题。”小武叹口气，“这分明就是一个幌子，想骗我们上当。试想这个贼人一推之力，可以将受害人击晕，让受害人完全来不及有求救的举动，他的强壮、野蛮和胆大可想而知。而当时全县男子几乎都去了郊外捕蝗，整个县相当于一座空城。那贼完全可以好整以暇地动手，而绝对不可能慌张到将可以兑换大额钱币的竹券丢下。再说一个身家不菲的人，也完全不至于去做盗贼，我大汉刑法严厉，比亡秦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抢掠一千一百钱以上，斩右趾为城旦。一辈子都废了。如果不是走投无路的人，何必冒这个险？唯一的可能就是，这枚竹券是伪造的，贼盗丢在现场，是想故意引诱我们上当，让我们枉费心力去追查那些贩缙帛的商人。而且你们也的确没有探查到这枚竹券的左券在哪里。那么很明显，这枚竹券根本就没有左券，也就是说，根本没有另外一枚和它券齿相合，可以用来兑换现金的凭信。我看现在我们都白忙了，只有再想想别的办法。”

“我想不可能有别的办法了。”那个胥吏笑了笑，“除了那柄人人都可能有的，再平常不过的小刀，现场留下的唯一线索就是这枚竹券，还能怎么办呢？我认为只有从这里入手，再试试看。”

“说说你确切的意思。”小武眯缝着眼睛看着面前这个狂妄的胥吏。他知道自己身份特殊，不是县府正式的高级掾吏，这帮人也完全没把他放在眼里。“但是你们会知道我厉害的。”小武心里恨恨地说道，“你当我真的那么疲软无用吗？”

那胥吏大声说道：“立即拘捕所有值得怀疑的游侠少年、商贾、隶臣^①、富家

① 秦汉时代一种刑徒的名称，刑期为三年。



奴仆、不事产业的大男子、其他县的人员在本县无暂住文书券契者，以及一向雄猾的大族子弟，严加拷掠，必定能有所收获。”

“大汉的律令倒是允许我们做。”小武想哼一声，但是没敢哼。他知道现在还不是把鄙视挂在脸上让他们瞧的时候。为了将来，必须有点隐忍。“可是，”他停顿了一下，接着说，“可是这样该拘捕多少人呢？本县的牢狱无疑容纳不下，怎么办？况且为了一个小小的剽劫案，搞得这么大声势，毕竟有不好的影响，王公肯定也不想我们这么做的。我看还是不要张扬，一个个私下审问比较妥当。”

县令王德今天非常震怒，把小武召来严加训斥。本来他对卫辇被刺案也不想这么关注，县中每年都会发生好几十起杀人案，本县如此，他县也未必好多少。但今年情况特殊，是大考核之年，岁末就要将三年的治理政绩上报太守府，相比以前每年的小考核来说，无疑更为重要。况且这卫辇的主人又是当地豪猾，一向不将他这个小小县令放在眼里，往年很多剽劫案可能都和他们的家族有关。这个家族也不是本地人，秦朝时由濮阳迁至豫章，是卫国公室的遗族。这种有着六国背景的家族一向是很让地方官吏头痛的。高祖皇帝曾专门下过诏书，凡是东方诸侯国的遗族子弟，不但减免租税，而且犯罪时可以大大减轻处罚，致使他们恃宠生骄，常常不把官府的公文当一回事，出去乘马驾车，张弓挟矢，惊吓百姓，还招纳外地亡命匪徒，椎埋为奸。王德平日也的确不敢惹他们，可偏偏这次狱事和他们相关，所以才这般惶恐地布置干吏，希望能及时破获，让他们满意。只是小武这样大张声势地捕人，实在很出乎意料之外。难道这个竖子不知道自己只想秘密访出凶手，尽早了结此案吗？

“明廷教训得极是。”小武谦卑地作揖，“可是臣也昧死禀告明廷，捕人一事乃是明廷属下的擅自举措，臣资历卑微，不足以阻止。”

“岂有此理！”王德愤怒地拍拍桌子，他就怕手下这帮掾属轻视小武，自作主张。虽然目前他也并不怎么看得起小武，可是从小武此前给他分析狱事线索的情况来看，他也不得不承认，这小竖子的头脑还是颇为清晰缜密的，比他身边一般的掾属要强不少。他曾多次告诫掾属们要一切遵从小武的吩咐，可没想到他们会那样胆大包天，大肆捕捉所有至少现在看来跟本狱事毫无关系的人，什么游侠少年、商贾、隶臣、不事产业的大男子、其他县的人员在本县无暂住文书者，以及一向奸猾的大族子弟，这哪里叫察狱，分明是胡闹，传到太守府中绝对会成为笑柄，切责文书将即刻下达到县廷，征召这些掾属到府，诘问过失。他们也都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人，诊视狱事是他们的基本技能，怎么能不问青红皂白，只懂得拷掠呢？更让人气愤填膺的是，没有经过他这个县令的同意，他们就鼓动发弩县尉，征发了百张强弩，包围了县里数个大族府第，搜捕了大批从他乡来本地的食客舍人。这不是公然和大族相抗吗？这怎么行？即便是一个太守，二千石的大吏，如果没有长安的同意，也不敢这样做的，何况他这个区区六百石的小县令。这帮没

脑子的家伙，他们是不是疯了。

“马上将所有被捕捉的嫌疑人登记在册，记录下他们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来源，然后放了。”王德叹了口气，对小武苦笑了一下，“你放心，以后他们再也不敢不听你的命令了。事情搞得这么被动，都是他们这帮饭桶的责任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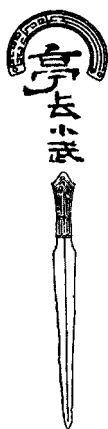
小武看着王德的震怒，心里有点想笑，这正是他所盼望的。本来那些饭桶的策略他完全可以阻止，至少可以及时上报县令，让县令来阻止。但是，既然这正好是一次打击他们狂悖的机会，为什么不好好利用呢？于是他保持沉默。他知道结果会怎样。

不过这时，他还要假装出一副难过的样子来劝导王德，他说：“明廷万勿急躁，这次举动虽然反应强烈，可是，我们也趁机爬梳了一下本县所有的无业男子，这个名册对将来的治理还是有用的。大族们虽然很不满，我想还不至于敢公然反抗，背叛朝廷。我们的举动虽然过了一点，但也在大汉律令的允许范围之内。明廷不必担忧，臣一定竭尽全力，尽快查出真相。”

黄昏时分，小武回到青云里自己的家中，他的弟弟去疾正在忙忙碌碌地砍竹子，间里的后山有不少竹林，长得青翠挺拔。小武看见去疾将一根根圆竹剖成细细的竹条，非常细致。“你在做什么？”小武忍不住问道。去疾屁股对着他，弯着腰忙碌，根本不答理。小武见他这般傲岸，怒道：“你也应该干点正经事，现在正当农忙时节，田里的稻子也该匀去稗草，灌溉、捕虫这类活，都是我们年轻人的事，总不能让父母这样老迈的年龄，还去侍候你吧？况且我大汉有律令，不孝顺父母，父母上官府告状者，将在脸上刺字，黥为城旦，服刑六年，严重者甚至可以处死，即便不死，将来刑满放出，也将被人嗤笑，有什么脸面去见乡里长老呢？不孝之罪，人神共愤的，他人不来嗤笑，也是宗族的羞耻。我沈氏家族虽然现在一时不顺，究竟是有历史的世家，周朝以来一直侍奉楚王，以上大夫的职位延续数百年，楚王封在沈丘，亲自赐为族姓，有典可查的。看在祖宗面上，你也该洗心革面，不要每日里只知道斗鸡走狗，游荡乡里了。”

“行了行了。”去疾很不耐烦地挥挥手，“少来这套陈谷子烂芝麻的，凭你这样的窝囊废，有什么资格教训我？难道像你这样每日里小心谨慎，做那小小的亭长，就给祖宗增荣添宠了？你知道大家背地里怎么取笑你的吗？是的，完全不用背地里取笑，你说本县的游侠哪个把你当一回事？就是在青云里这块指甲大的地盘上，又有谁来畏惧你这个小小亭长？说到门风，那真是羞死了。到底是谁将为祖宗增光，现在还不知道呢。”

“你他妈的！”小武大怒，恨恨地骂出一句脏话来。他这个人在外面平日非常谨慎，口中从不流出粗鄙的言语。但是面对同产胞弟的轻蔑，还是忍不住火冒三丈了起来。“你以为你是谁？”小武怒道，“这次县廷布置吏员搜捕所有不事产业的浪荡子弟，以及在乡里有劣迹的无赖少年，你本来已经上了搜捕券，就等县吏持



券捕人了，倘若不是我这次恰巧调到县廷中，主管卫府家人被刺狱，掾吏们碍于我的面子，你现在已经关在大牢里接受掠治。知道他们怎么对付像你这样的浪荡子吗？我太宗文皇帝摒弃了肉刑，改用鞭笞。可是你知道每年在狱中受鞭笞而死，而罪不当死的人有多少。我们家里根本拿不出赎金赎你，你只有受够五十下鞭笞才能放出来，不管你犯罪与否。这次搜捕声势浩大，我现在也感到疑惑。虽然县令王公已经下令释放所有嫌疑犯，但是在命令发布前的仅仅三日期间，受拷掠而死的人已经不下十个。如果这次你抓进去，恐怕也是这样的下场。你活到这窝囊份上，还敢说我窝囊，还有什么资格顶撞我？”

去疾的脸这时憋得通红，好半天，他才扔出一句话：“大丈夫死便死了，又何必像你这样谨小慎微，活得这么卑贱。我不稀罕你的恩赐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也许什么时候我救你一命也未可知。如今天下汹汹动荡，谁是英雄又怎么说得定？”

见弟弟已经恬不知耻地说硬话，小武怒极，很想上去给他一个巴掌，但是回味了一下他后面那句话，脸色不由得变得煞白。他本能地伸手抓了抓，想找根竹子做支撑，心中似乎预感到一点什么事情了。

小武知道弟弟对自己的不满由来已久。自己老早做的这个亭长，可是成绩一向不显著，家里的钱财却消耗了许多。本来前几年还有数十亩薄田，这两年日渐蹙缩。因为朝廷的规定，想走仕途，从底层小吏干起的，要先估算家产，达到一定的数目才能任用。而且每年十月将接近年底的时候，就得上报家产数目一次。一旦家产减少到不符合规定，应该立刻自动辞职，不必等到上面发文解除。这大概也是朝廷防止贪污的一种手段，因为家产达到一定数目，做官必定不以搜刮为务，而会以荣誉为第一目标。然而说来可怜，小武家产稀薄，去年的计核数目已接近为吏的底线，若非靠着李顺这个乡里长老的面子，不可能继续留任。父母也已数次提出让小武放弃这个职位，全力回家耕作经营产业。可是小武受了那李顺的流毒，执意不听。要不是因为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，恐怕他会北上长安，要求进宫为郎中侍奉皇帝。那是多么可怕的事！有多少殷实人家的子弟，都曾怀过接近皇帝，有朝一日能够飞黄腾达的梦想，而他们最终大多一无所得，老来贫病之后，破帽遮颜地溜回家乡。

小武的父亲是个忠厚的老头子，面色黝黑，手指粗大，一副多年劳作的迹象，小武和去疾的争执，他也听到了，起初他默然不语，最后在饭桌上，他还是忍不住了，感慨地对小武说：“你这孩子，不为我们两个老人，也得为你的兄弟考虑啊。现今我们都还活着，你们兄弟也不能分家。如果这点田产日复一日地就这样削减下去，到时该怎么过呢？”他把手中的筷子重重拍下，显出一副对进食毫无兴趣的样子。

母亲也忧心忡忡地放下筷子，沉默不语。她是这样一种人，从不主动发表意见，兴许是因为自卑吧。一个一辈子艰辛劳作，目不识丁的妇女，坚信男人是一

切的主宰，她对儿子只有爱。虽然从丈夫嘴里，隐隐觉得儿子或许有些不对，但也拿不准。当小吏固然贫穷，可也并非毫无所得，每当和乡里妇人在一块织布洗衣的时候，她犹能觉察到别人对自己有一丝潜藏的尊敬。毕竟当上小吏就有升迁的可能，而一旦升迁到较高的位置，就能主宰这个里、这个乡，甚至这个县所有人的命运。从心底里，她隐约是支持长子的，她多么希望能像某里有个儿子在外地任官的妇人那样，被全乡尊敬地称为“太夫人”。这样的称呼原先是专门给予公卿夫人的，但民间的百姓早已降格到用来称呼二百石官吏的父母了。那听起来该是何等的荣耀，何等的死亦无恨啊！

“大人^①不要急躁，”看见父母沉默，小武惶恐地离席请罪，不过还是温和地辩解道，“当年文帝的侍臣张释之，家里是南阳的富户，父母双亡，酷爱读书，只和长兄在一起过活。长兄资助他进京，侍奉文帝为骑郎。可是十年过去，也没一点升迁的机会。当骑郎又没有薪俸，反而要长兄月月给他寄钱花费，他当时也慨叹道：‘久在长安，做这不咸不淡的官。把哥哥的家产都耗尽了，不如回家种地吧。’于是愤然写了辞职文书，准备弃官回乡了。可是当时的中郎将爰盎很赏识他的才能，急忙向皇帝请求留下他重用。文帝于是召他见面，问他国家大计，他侃侃而谈，让文帝非常满意，当场给他升官，后来一直做到廷尉，成为九卿重臣。世事变化，怎么能说得准呢？如果张公没有机会去长安，他的才华也将永远埋没了。臣从小遍读群书，未必比那张公差，只是没有机会施展罢了。臣的老师李公曾经带我见过相士，相士说不出三年，臣也有发迹之望。大人何必如此急躁，不能安忍于一时？只怕三年后，这青云里的里门就要改造加高，以容纳臣的怒马轩车才行呢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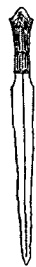
听小武这么一说，母亲的脸先展开了，这个老实的妇人，听见儿子引经据典就心里欢喜，虽然她并不全懂儿子的话，但是她知道儿子识了很多字，是有出息的。她知道县廷的狱史，最重要的要求就是识字，别人耕作勤勉，可是要想为吏，还未必有资格呢。她开口道：“武儿，你说的也是，你父亲只是担心你没有他们那运气，一辈子被白白耽误了。都怪我们家贫穷，让你连个妻子也娶不起，唉！”说到这里，她显得颇为愧疚。

“都是做儿子的不孝，”小武道，“让母亲这么担心，不过，大丈夫何患无妻，说不定儿子将来娶个公卿世家之女，震动全县，也未可知呢。”

“不要异想天开了。”父亲不屑地说，“你一个小小亭长，说什么娶公卿之女，如果有二百石的官员肯把女儿嫁给你，那就是祖宗之福了……好了，你也别跟我争，你弟弟这个样子，真让我忧心，他交游的朋友，我都很看不惯，但是我又不能做得太偏心。你自己看着办吧。”

小武不大喜欢父亲，特别是不喜欢他嘲讽自己的语气，他知道，父亲看不起

① 秦汉人对父母的称呼。



自己。但是有时看到父亲风霜露宿地耕作，又觉得很感动歉疚，所有那些对自己的指责都仿佛烟消云散，毕竟他也不容易。他对自己的嘲讽，大概是失望之余产生的愤懑吧。算了，不去理会这些了。小武想起刚才的事，脸上又一阵潮热，他忍住气，严厉但压低声音地说：“大人再休提这个竖子——大人可能不知道，最近广陵一带局势不稳，而豫章郡地当兵家要冲，恐怕麻烦不少。本县的几个豪族也蠢蠢欲动，豫章太守陈不害已秘密下达了朝廷文书，要全郡十八个县令、长、丞、尉密切注意本地局势。刚才这个竖子言辞闪烁，只怕有什么奸诈诡秘的事隐瞒着我们。我也知道卫府一向招纳游侠大盗，但太守府已向本县增派甲士，估计他们也掀不起什么大浪。只是事情如果真的和去疾有牵连，那我们都逃脱不了干系。朝廷法令说得明白：‘知奸不告与同罪，皆弃市^①。’除非我们捕捉案犯自首，方能免除。哼，我现在真是心如乱麻呢。”

母亲急道：“你一定要好好劝劝他，别再和坏人往来。他从小不爱学书识字，可毕竟是你的同产弟弟。”

“唉，”小武叹了口气，“母亲放心，我会看着办的。”

离县令王德限定的察狱期限已经很近了，小武仍是一筹莫展。这几天他一直在街市私访，却没有任何头绪，也不知道搜寻的目标。那枚竹券看来真是罪犯布下的迷阵，不可能从那找到什么突破了。然而，任何狱事都会留下蛛丝马迹，再完美的狱事也不例外。至少，就从案犯剽劫的目的来说，不过是为了不劳而获地享受，从时间上来说，贼盗正好挑选全县黔首们去郊外捕蝗的机会作案，不可能是外郡县的流贼所为，最大的可能性是本县无业男子。但是前此狱吏们捕获了那么多无业男子，却没探出一点消息，最后还只得放了。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？

也许我可以开始搜索那些平日穷困，但近来花费奢侈的人。小武想，大多数贼盗一旦抢掠到钱财，都不可能一直藏钱于身而不花费。小武马上招来书吏，叫道：“赶快写出公告，并遣人送到个乡、亭、里，要他们举报近数旬来饮食奢靡过当的不法男子，用简册记下他们的姓名、年龄、状貌，以及他们近来出入郡县的情况，上报县廷决狱曹。快。”

那个书吏懒洋洋地看了小武一眼，嗯了一声，显得好生冷漠。小武的心又被刺了一下，他看出了书吏潜在的轻蔑，可是他什么也不能说，时间很紧迫，即便他现在发作，告到县令那里，也无济于事。他现在要做的就是，尽可能哄着他们干练地办事。不过小武知道自己并不是很有亲和力的人，即便他愿意暂时巴结他们，跟他们搞好关系，或者自掏腰包，请他们喝酒吃肉，那也做不到。自卑和愤懑使他始终只能在矛盾中转圈，发出请求还怕人家不赏脸呢。他只能挤出一丝笑容，讨好地对那个书吏说：“如果这件狱事破获，本县今年的考课一定能为全郡之

① 秦汉时代对死刑的称呼。

最，不但县令可以高迁，我们也不会毫无利益。本朝的很多三公九卿可都是从小吏中超擢的呢，难保我们……”

“好了好了，沈假令史，还是留着这些好梦床上做吧。”书吏刚才一直低着头，这会终于从简书里抬起头来，站起身往外走，他的冷面上稍稍带着讥嘲的神色。他把“假令史”的“假”字说得非常重，好像要故意提醒小武只是个代理长官。“离王县令的限期还有不到五天。君又可以回乡里做亭长了，离开自己的亭部^①这么多天，可能会很想念的吧？由亭长超迁三公的，可到底多不多呢？——在下还有别的事要办，公文的事，君暂且找别人吧。”

小武心头顿时大怒，他盯着书吏的背影，拳头狠狠地击在案上，由于激愤，身子抑制不住有点颤抖。天哪！他难过地想，可有什么其他的真正发现呢？难道我一辈子只能以亭长终老？难道我苦学的文律竟然如此不值一钱？他目光茫然地看着门外，清晨的阳光斜射进来，照在决狱曹公房前斑驳的砖地上，砖地上依稀可看见残留的拷掠血迹，使得那金黄色的阳光非但没带来温暖，反而衬出些阴森。他踱出去，看到自己的影子投射在院子的草地上，头上柱后惠文冠上的两个角的影子特别清晰，他觉得自己像一头耕牛。牛是任劳任怨的动物，他心里说，要忍住一切愤怒，这些小人，等以后再来报复不迟，我必当将他们斩为两段，他气哼哼地想着，情不自禁右手握住左腰处的剑柄，做了一个拔剑斫击的动作，突然他脑子里掠过了一丝光亮。

① 一个亭所管的地域，相当于今天片警所管的片。

第二章

悉心廉疑狱 微伺见真形



小武疾步走到西厢，有点抑止不住自己的热切，声音沙哑地呼唤另一个文书吏：“快，帮我把‘县廷卫氏剽劫案’的案卷拿出来，还有现场发现的一应物品，包括凶器。”他喘了口气，觉得自己有点失态，因为狱事的久无进展，使他在县吏面前有些羞涩。他觉得自己应该装得若无其事一点，如此急匆匆显得有重大发现的样子，万一思路又断了线，惹来的又将是一番嘲笑。虽然他近来收到的嘲笑已经不少。

文书吏斜了他一眼，也懒洋洋地走到墙边的一列柜子前，其中一个柜门上用朱色墨迹写着“太始四年”的字样，他拉开柜门，捧出一摞竹简，放在案上，顺手把竹简摊开，那柄九寸长的小刀滚落了出来，刀上的血迹并没有擦拭，经过了两个月的时间磨洗，发出暗红的阴冷之光。

“那刀沈令史不是早看过了吗？”文书吏看见小武一副深沉的样子，有些好笑，这样的刀市场不知有几千几万，从这里绝对发现不出什么凶手来的。

小武并不理会这个文书吏的唠叨，虽然他现在很想一个嘴巴把这竖子打到墙角，如果他是真令史的话，他一定会的。现在他只能假装没听到，脸上抑止不住地阵阵发烧。他强自凝神盯着那刀，严格地说，那并不能叫作一般的刀，一般的刀有三尺长短，可是这刀只有专用的书刀那么长，大家口头上都称它为“拍髀”。寻常的黔首们也大多人各一把，挂在腰间，走动时刀身晃动，不住地拍击着大腿，称之为“拍髀”的确形象。刀的把手很短，不足两寸，上面缠了一些麻布条，色泽暗淡，刀环的下部靠着把手的地方有一处小小的缺口，缺口处不大规则，有突出的裂纹。“是了，这柄刀当时并没有留下刀鞘，如果能查到刀鞘的下落，那狱事就可能有重大进展。”小武自言自语道。

那个文书吏依旧嬉笑着在旁边插嘴道：“如果我是盗贼，我才不会保留一个只值几文钱的刀鞘。如果把那鞘扔了，岂非永远也破不了案吗？一个失去了刀的鞘有什么用呢？贼盗宁愿留下一柄价值几十文的刀，又何必在乎这几文钱的鞘？况且他不是掠走了卫府的一千八百钱吗？那可供他重新选购六十柄崭新的好刀了。”

“你大概是在跟我抬杠吧？”小武抬起头来，“我知道你是以父荫得为书吏的，